

編號：23

宣州謝朓樓¹餞別校書叔雲

李白

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，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！

長風萬里送秋雁，對此可以酣高樓²。

蓬萊³文章建安骨⁴，中間小謝⁵又清發⁶，

俱懷逸興⁷壯思飛⁸，欲上青天覽日月⁹。

抽刀斷水水更流，舉杯消愁愁更愁，

人生在世不稱意¹⁰，明朝散髮弄扁舟¹¹。

一、作者簡介

李白（公元 701 – 762），字太白，號青蓮居士。自稱祖籍隴西成紀（今甘肅省秦安縣），先世在隋代末年流徙西域。李白出生地有長安、蜀中及西域等多種不同的說法。李白年青時隨父居於綿州青蓮鄉，在開元十二年（公元 724）二十四歲時辭親遠遊，從三峽出川漫遊各地。期間求仙學道，使酒任俠。三十歲時至長安求仕，其後失意東歸。天寶元年（公元 742）四十二歲時奉詔入京，玄宗命待詔翰林。其後因受權貴讒毀，在位一年多即上疏請辭，玄宗賜金放還。安史之亂時永王李璘召為幕僚，永王謀反兵敗，李白坐罪流放夜郎（今貴州省西部），中途遇赦東歸。後到當塗（今安徽省當塗縣）投靠族叔李陽冰，不久病卒，終年六十二歲。

李白詩以豪放飄逸見稱，所作清新自然，往往從容於法度之外，後世譽之為詩仙，在詩壇上與詩聖杜甫齊名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本篇題作「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」，另又題作「陪侍御叔華登樓歌」。故此歷來對於這首作品的寫作背景就有兩種說法。依前者而言，本篇是李白在天寶末年到宣州時，在謝朓樓上餞別族叔李雲時所寫的作品。李雲生平已難確攷，依題目所載僅知李雲是李白的族叔，曾任職秘書省校書郎，李白集內另有《餞校書叔雲》詩，也是送別李雲的作品。現代學者多傾向題目應作「陪侍御叔華登樓歌」，據此則本篇當是天寶十二載（公元 753）秋天，李白離幽州南下宣城，與任職監察御史，並累轉侍御史的族叔李華，一同登上謝朓樓所作。李華字遐叔，開元末進士，以文章名天下，與蕭穎士齊名，人稱「蕭

李」。李白身故後，墓誌及其序即由李華執筆。

三、注釋

1. 宣州謝朓樓：宣州在今安徽省宣城縣，謝朓樓在宣城縣以北，又稱北樓，是南齊時太守謝朓所建，所以又稱作謝公樓，其址在現今安徽省宣州市內陵陽山山麓。
2. 酣高樓：「酣」解作暢飲，「酣高樓」便是在高樓之上飲酒盡興。酣：ㄊㄨㄢˋ[含]，[ham4]；ㄏㄢˉ[hān]。
3. 蓬萊：「蓬萊」指東漢藏書的地方——東觀。蓬萊原是傳說中海上的仙山，因其中仙府以收藏人間罕見經籍見稱，所以借以稱收藏豐富典籍的東觀。
4. 建安骨：「建安骨」指建安風骨。「建安」是東漢末年獻帝的年號，其時曹操、曹丕、曹植父子三人，與世稱「建安七子」的孔融、陳琳、王粲、徐幹、阮瑀、應瑒和劉楨等人，寫出以慷慨任氣，磊落使才見長的詩歌，後世即稱這種剛健遒勁的詩風為「建安風骨」。
5. 小謝：即謝朓。南朝劉宋的謝靈運，和南齊的謝朓不但同族，而且均以詩出名，後世稱之為「二謝」。因謝靈運時代在前，所以一般稱之為「大謝」；謝朓時代在後，故稱為「小謝」。
6. 清發：指詩歌的清新俊發。《南齊書·謝朓傳》便以「文章清麗」形容謝朓。
7. 逸興：高逸的興致。
8. 壯思飛：壯思，豪壯的情思。「壯思飛」便是飛騰着豪壯的情懷。因「思」字在這裏是名詞，所以一般讀作去聲。思：ㄙˋ[試]，[si3]；ㄙˊ[sì]。
9. 覽日月：「覽」字一本作「攬」，也有作「窺」的。「日」字一本作「明」。「覽」通「攬」，採摘的意思。
10. 不稱意：不能稱心如意。由於「稱」字在這裏解作切合的意思，所以要讀作去聲。稱：ㄉㄨㄥˋ[秤]，[cing3]；ㄉㄨㄥˊ[chèn]。
11. 散髮弄扁舟：散髮，披散頭髮。古人束髮戴冠，散髮便是棄冠簪隱居不仕。散：ㄙㄢˋ[saan2]；亦讀作[傘]，[saan3]；ㄙㄢˊ[sàn]；亦讀作[sǎn]。弄扁舟，「弄」是操控，「扁舟」是小船，「弄扁舟」便是泛着小船。因「扁」字解作小的意思，所以要讀作平聲。扁：ㄅㄧㄢˉ[偏]，[pin1]；ㄅㄧㄢˊ[piān]。

四、賞析重點

這篇是李白的七言古詩，所寫的是在天寶末年秋天，李白陪族叔一起登上高樓，在把酒臨風憑高望遠，豪情壯思遄飛之際，緬想前人文采風流之餘，同時又勾起對現實生活不得意，憂愁難以排遣的感喟，而有希望飄然出世引退的慨嘆。

詩的開首「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，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」兩句破空而來，連用兩個長達十一個字的句子。作者在開篇之先，不由陪同親友登樓的主題上落筆，卻另從抒發個人感喟上入手，從感慨去日苦多，慨嘆此日心亂徒然多添煩憂帶起一篇。前人對這種擺落窠臼，想像高超又下筆不可端倪的筆法，往往大加讚嘆，像清代方東樹在《昭昧詹言》中便稱讚本篇「起二句發興無端」。詩的三四句再將去日不可留，與心亂多憂的感慨一下拋開，筆鋒一轉改寫登樓極目之際，所見萬里長風吹送秋雁的當下景色，然後才點出「對此可以酣高樓」，落入登樓酣飲的一篇主題。李白在開篇時這種大開大闔的筆法，清末桐城派大家吳汝綸評點這首作品時，便擊節稱賞本篇首二句能「破空而來，不可端倪」，而三四句則能「再用破空之句作接」，以為篇中的這種超妙筆法「非太白雄才，那得有此奇橫？」

接下來「蓬萊文章建安骨，中間小謝又清發。俱懷逸興壯思飛，欲上青天覽日月」四句，承上文陪族叔登樓酣飲而來，稱讚族叔學養文筆都足以上追前賢，不獨文章有建安文壇的剛健風骨，而且詩歌清新俊發足比謝朓。後二句緊接寫得與如此人物共飲，一時逸興滿懷，在壯思遡飛中，直欲攀上青天攬取日月，彼此在酣飲中都有超世出塵的高致。最後四句「抽刀斷水水更流，舉杯銷愁愁更愁，人生在世不稱意，明朝散髮弄扁舟」，點出在舉杯酣飲之際，雖然高樓之上共對長風秋雁，飲到興酣處彼此豪氣干雲，然而仍無法借此銷解心中憂愁。收筆兩句點出，心中愁緒滔滔，所以難以斷絕，就因此生的不得意使然，由此結出不如飄然出世隱退的感慨。

這篇作品最突出的地方，是藉着音韻節奏與句式等變化，將通篇大起大落的情緒深刻地呈現出來，反映李白在詩中大開大闔變化不可端倪的筆法。從結構上看，本篇四句一意，前後分為三部分。前四句寫去日苦多，心亂而煩憂，故登樓酣飲以排遣愁緒。中四句寫與族叔攜手登樓，彼此俱逸興滿懷，豪氣直干雲霄。收筆四句則寫酣飲不但不可銷愁，反益增愁緒，而帶出不如從此出世的想法。三部分由昨日寫到今日，由今日寫到明朝，通篇以時序貫串起來，不但在結構上脈絡清晰，而且三部分的情緒變化，由起先心緒煩憂的鬱鬱不歡，因登樓酣飲而變為逸興滿懷與豪氣干雲，繼而發現酒難銷憂，又一下變得愁上加愁，最終唯有寄望飄然出世以自解鬱結。在以時序貫串的這三個部分，其中情緒變化由低沉而一下轉為高亢，隨即又轉入極度低沉，最終又得以稍稍提升，其間經歷變化可謂大起大落。上述這種要在作品中帶出的強烈情緒變化，作者藉着音韻節奏的刻意安排，得以在篇中充分體現出來。這又主要見諸全篇用韻的安排之上，作者不獨在選取詩韻時與各部分情感變化配合，而且刻意做成聲音上的強烈對比。像首四句為表現作者心情的沉重，故意選用聲音較重濁而低沉的平聲尤韻內「留」、「憂」和「樓」等字為韻腳。其後四句為配合篇中逸興豪情的描寫，轉用了較短促高亢的入聲月韻「骨」、「發」和「月」等韻腳，做成聲調和節奏上都相對明快爽朗的藝術效果。最後四句寫心情復歸沉重，又再轉回前四句所用過的尤韻，以重濁低沉的聲調為韻腳，以配

合這四句所刻劃的愁緒沉重心情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這部分前兩句「流」、「愁」等韻腳均屬陽平聲字，因陽平聲在聲調中屬於最低的聲調，正好表現兩句所帶出愁上加愁的沉重心情。最後一句韻腳「舟」字則屬陰平聲字，相對來說聲調較陽平聲字提高，恰好表現作者在句中點出藉出世擺脫煩惱，由極度愁緒中得以稍加開解的心情。

除了以上藉着巧妙地用韻，從聲音效果上深刻呈現作品思想感情的藝術手法外，作者又透過句式的變化和平仄的安排，令通篇感情色彩的轉變更形突出。像開篇橫插「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，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」兩個長達十一字的這種句式安排，既打破七言詩通篇七字一句的整齊句式，加強了篇中的節奏變化；而且兩句在聲音安排上，上句連用九個仄聲字，兼之開首的「昨」、「日」和其後的「日」和「不」等四個字，都屬於收音急促的入聲字；下句則共用了六個平聲字，其中「心」、「今」、「多」和「憂」等四個字，都屬於讀來長而高亢的陰平聲字。這種刻意做成兩句間強烈對比的平仄用字安排，在聲音上所產生的藝術果效，是令上句因大量仄聲字尤其入聲字的影響，令讀起來有抑塞不平，如聞哽咽之聲的效果；下句則因大量平聲字尤其陰平聲字的影響，令到讀來有引吭放聲，一若縱聲悲吟的效果。這兩句藉着句式變化與平仄組合的聲調節奏安排，將作者胸臆中的鬱抑不平之氣一下噴薄而出，令全篇一開始即在聲情激越中，得以展現出作者嶄崎磊落的襟懷，故此前人評這篇時，便指「起勢豪邁，如風雨之驟至。」（王堯衢編《古唐詩合解》）說明李白詩尤其善於發句的特色之外，也點出起筆這兩句足以充分體現李白詩豪放不可羈勒的風格。